

## 念茲在茲

### 九工青蔥歲月

司徒永國、陳得偉訪談錄

一九七九年中七畢業生

#### 前言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我們與幾位七十年代末畢業校友會面。事緣是學校環境教育組邀請了環保署高級環保主任司徒永國先生和香港大學工程學院梁耀彰教授回母校演講。我們乘此機會邀約專訪。由於梁教授有公務先行離去，我們便與司徒永國先生和陳得偉先生談談昔日九工情況。

#### 班級結構

「我們二人中五時也是讀 5W1，當時學校是行精英制，1 是最好，3 是最差，各班成績差別很大。當時中一至中五都是八班，大都有工科修讀。木工和金工是主科，各有三班，沒有文科班，也沒有女生。」司徒先生娓娓道出昔日九工的班級情況，對於沒有女生入讀，他有點惋惜之情，因為在座的校刊記者中，正好有一位中六女生。

#### 噪音的日子

九工位於深水埗區，昔日飛機掠空而過的隆隆巨響，九工同學必定習以為常。原來這種特別現象對司徒先生往後的事業竟有所關聯。他憶述「當時學校的位置正好是在飛機航道之下，而且附近常有打樁工程，所以噪音問題十分嚴重。飛機掠過時老師都會暫停授課，所以十分擾人。」司徒先生對環保因而產生興趣，大學畢業後便到環保署工作。

#### 開明的校長

眾所周知，Halliwell 校長是一位很開明的校長。在他出任校長期間，校風是怎樣呢？談到這裏，陳先生和司徒先生也興奮起來。原來他們曾是學生會骨幹分子。「Halliwell 校長很信任我們，什麼活動都可以舉辦。我們是最早有學生會組織的學校之一。當時的學生雖然大多出身於低下階層，但他們十分有志氣，在各方面都做得十分出色，成為低年級同學的好榜樣。」究竟當年的學生會組織是怎樣的？「我們兩人也有組織內閣參選學生會，當時的做法是先選出會長，由會長組織內閣，下面再分許多部門，各部門附屬學生會，規模比現在的還大得多。」陳先生當年還曾擔任學生會副會長和乒乓球校隊。他回憶自己參選和日後從政都是受一位師兄的感染。「吳明欽是早我幾屆的師兄，他辦學生會十分出色，當時已見他很關心社會問題。」吳師兄日後進身立



(左) 司徒永國

(右) 陳得偉

法局，可惜英年早逝，但對後輩的影響是如此之深遠！  
**讀書時讀書**

當時的讀書風氣又如何呢？二人均稱讚當年的同學有很強的奮鬥心。他們認為大概是因為九工同學多來自低下階層，彼此背景差不多，所以將來在社會上謀生，非努力讀書不可。加上當時的師兄能樹立榜樣，他們樂意教導低班同學，所以學習氣氛良好，同學間有良性競爭，爭取入讀精英班。在閒談間，陳先生揭露了一個秘密，原來當時同學為求留校讀書，所以與校工混熟，可以在學校逗留很晚，甚至在學校煮食。「曾經試過有同學在星期六回校讀書，他竟冒險攀越圍欄入校內溫習。」由此可見九工的同學為求溫習，絞盡腦汁的！

#### 九工校名

現在很多政府工業學校已經改了校名，兩位師兄對此問題有何看法？他們也覺得很矛盾，如贊成改校名，是因為社會人士和家長對工業學校有所誤解，在選校時對這類學校望而卻步，但九工校友對校名始終有情意結。他們認為最重要是九工能給予學生一個增值的機會。

#### 贈言

最後，兩位師兄勉勵在學師弟不要放棄自己，要奮發向上，建立積極人生觀。只要同學將校風做好，就可使九工成為一間好學校。陳得偉先生語重心長說：「不要放棄自己，向著目標進發。要忠於自己，不要隨波逐流。天生我才必有用，自己的才能總有發揮的機會。」

司徒先生沉思一會說：「(九工同學)溝通方面要切身處地為人著想，與人要有雙向溝通，不要自私，多點和別人分享，自然會得到許多意想不到的東西。」

#### 後記

在一個和暖的星期日，司徒先生和陳先生約了十多位昔日的同窗回校打籃球。他們在高中部的球場上奔走來往，精力充沛，打了一個多小時還沒有倦意。各位師兄雖然已是四十來歲的成年人，但在球場上叱喝喧鬧，不減當年小伙子的稚氣。

記者：蔡志輝  
陳潔君